

流落世為記



流落荒島記



海島美景圖

流落荒島記

(瑞士魯濱孫全家之遺事)

緒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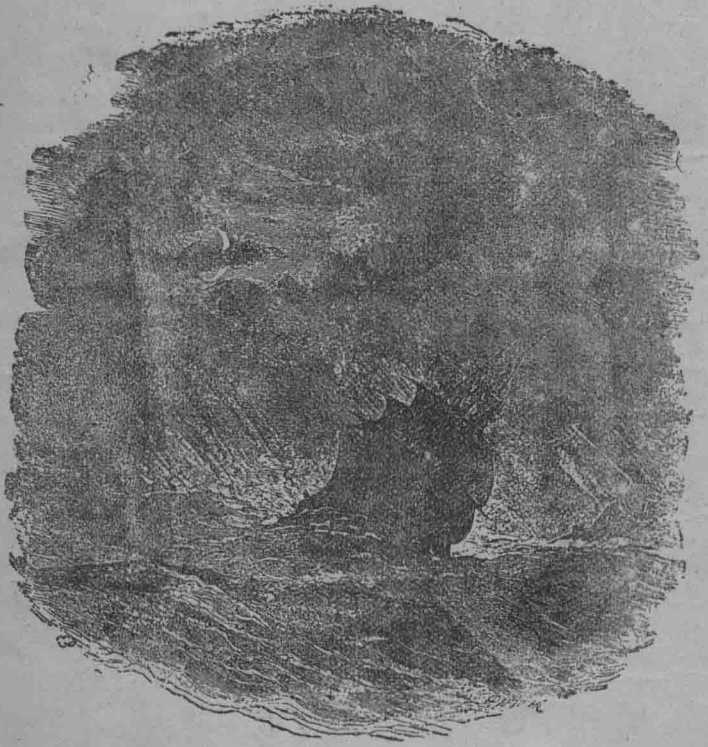
英國梅益盛譯

中國哈志道述

前百餘年有瑞士國牧師魯濱孫、聞南太平洋岸、有人覓出新地、卽今之奧大利亞洲、魯氏決意挈同眷屬往新地居住、以爲該處之僑民、故將家內之傢什器具、悉行售盡、而購買牛隻及農器種子、登船後、方抵太平洋、則遇暴風颳起、船不能支、隨風吹送、以達杳不見人之海島、同船遭覆沒而淹斃者多、惟魯氏及眷屬獲生登岸、全家棲息於海島、魯氏以其親見之事編成日記、令人閱之而滋興味云、

第一回 壞船

話說暴風連吹六日、愈起愈緊、余船應行之航路、已經離開、船上之水手、亦不能定往何方、船桅已折斷、船底處處漏水、余惟有將靈魂託付上帝、並求上帝大發憐恤心、爲余開一拯救之路、余向妻及四子說道、『若上帝旨意當拯救、余卽能獲救、若不拯救、余亦當服從忍耐、以順上帝、不過家人暫時離別、待到天上、再行團聚、』余妻聞言、揩乾眼淚、勉強作安靜狀態、以溫語安慰小兒輩、闔家大小跪下、誠心祈禱、忽聽歡樂之聲音一喊、『見了陸地、』



大船觸礁圖

吾人均有希望、當時覺得船底觸礁、又覺得船底已經擱置於礁上、更聽得船主之聲音說道、『無法、難以救命、可將救生艇放下、』余之小兒輩聞船主之言而懼、眼注於余、繼船主之言道、『無法、』余向之說、『汝安心、不必失望、余將巡視有無得救之法、』余遂離去房艙、登梯而立於艙面之板、無如海水騰湧、波浪翻來、余卽爲之顛仆於艙面之板上、眼光昏暗、看不分明、後卽據於艙面之高處、見救生艇已放於水面、水手搭客、已坐滿救生艇、水手用刃割斷繩索、令小艇與大船分開、而余之全眷、悉被小艇上人忘却、余高聲呼喊、而風吹過急、不聞余聲、望見小艇開去、余眷仍在船上、是以心甚恐懼、惟余見船擱礁上甚固、又見余之房艙、浪不能進、雖其時大雨淋漓、而瞥見有岸、距船未遠、余心復起盼望、遂轉身向眷屬所處艙位、勉強作安然狀態、說道、『安心、船擱於礁上頗穩、此時水不能沈、感謝上帝、明日風浪或者平息、登岸可得拯救、』兒輩均係青年、易於信從、故聽余言而樂之、其時天已傍晚、余妻備辦食物、食後兒輩各至臥艙睡宿、立刻卽睡酣、妻與余通夜坐守、常行禱告、至天色將曙時、余覺暴風平息、及曙色大放光明、重登梯而立艙面視之、風果稍息、水波平靜、天氣清明、日光將出、一視天轉好象、故心甚歡悅、呼余妻及余子登艙面觀看、兒輩旣登艙

面頗詫異之、以爲本船僅余一家人、故問道、『水手向何處去、何以不約同我輩去、舍我輩於危船上、有何法以避之、』余對之說、『吾兒須知水手與搭客、心思過忙、昨日爲自救之計、乘風浪而去、余思夜間風浪險惡、小艇恐有覆沒之虞、今日天氣晴明、離岸不遠、余等可以設法登岸、若果避險就夷、則當感謝上帝、未與小艇同覆沒爲幸、但是時余等當設法上岸、以保生命、』余長子名福俐嗣、對余說、『父親、今日沉思吾等登岸之法、若有樹皮或氣帶、可以扶助母親及諸弟泅水而登岸、至於父親及我、不需他物扶助、因自己善於泅水耳、』余對之說、『汝思之法頗妙、惟本船上恐無此二物、現在只有查看船上有無木桶、如果有此、則可一用、』次子爾臬士性情雖甚聰穎、奈膽小如鼷、一聽余言以木桶泅水、恐懼之心頓生、乃說道、『憑我意見、不如以物繫爲筏、』余對之說、『既欲作筏、不如以木板與木桶相合而成一筏、』於是在本船搜索得木桶四隻、皆堅硬之木爲之、外有鐵圈箍之、呼長子福俐嗣尋覓鐵鋸一把、將每桶鋸爲兩截、共計八半桶、再取木條若干、以木條平列於八木桶之邊、用鐵釘釘之、釘堅固後、卽成一筏形、平靜無風之水面、可以濟用、筏作就後、卽推移水上、惟筏身過於沈重、不易推移、乃用一槓桿步步緩移、筏之下層、又用圓木滾之、幸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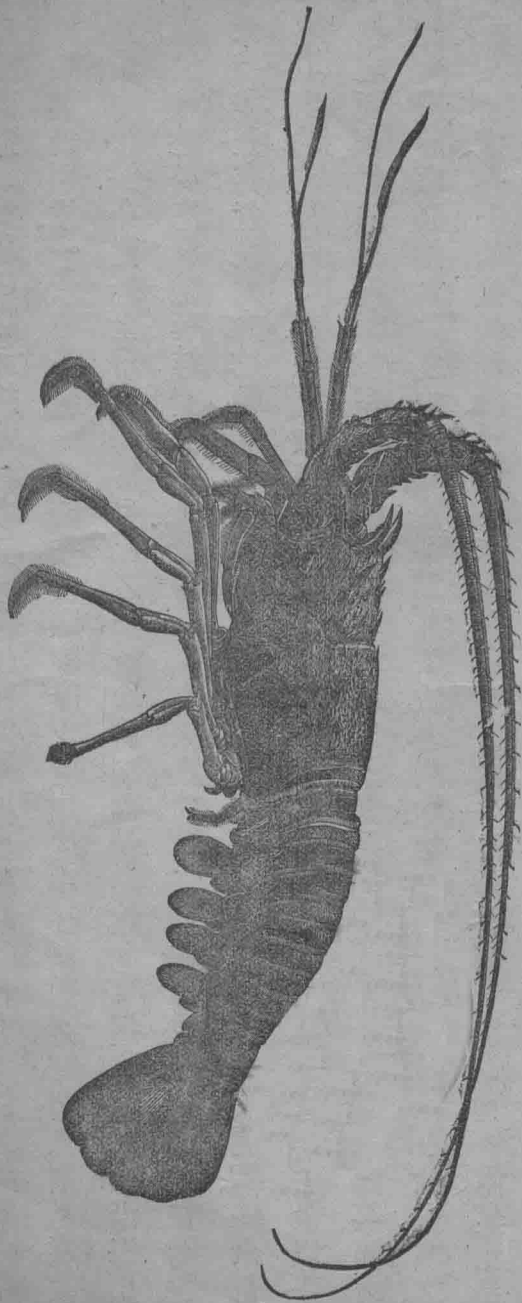
身一半在水、一半在礁、勢已傾斜、故槓稗移之、圓木滾之、遂致落水、筏既落水、兒輩拍手稱快、呼聲不絕、但此筏因無底載、落水搖動而不穩、於是諸兒輩各尋他物以置於其上、藉以鎮壓、長子福俐嗣尋出長鎗火藥以及子彈等物、次子爾臬士尋出木工之器具與鐵質之釘、四子法蘭西亦爲助手、尋出一小篋、內藏漁人捕魚之鈎、兩兄笑謔於旁、余說道『小物不能舍棄、恐亦有用』惟三子約翰恆以取樂爲事、其時年僅十歲、特於船主房中、牽出兩大犬、以二手牽一犬之二耳、兩犬作兩次牽之、余妻告余、本船上猶存牛一、驢一、山羊二、豕一、余聞妻言、雖知有此畜、但此次乘筏浮水、不能取去、卽三子約翰所帶之犬、亦無所用、余向約翰說、『汝所牽出之二犬、無庸攜去、徒增二口以耗食、我家乏食、何用此畜』約翰說道、『父親、吾儕登岸後、犬可以助吾出獵、余答道、『此言頗是、但余等尙未登岸、此次恐不能載犬入筏、』次子爾臬士覓得四橈、以備行筏之用、至各項齊備、天色昏黑、勢不能行、於是仍行在船度夜、全家以未行缺望、余妻已出所備辦之餐、大小各人、安逸飽食、食畢、行家庭禱告、既竣、全家安睡、因精力疲倦、沈酣逾常、通宵未見一不幸事、畢竟登岸何如、且聽下回分解、

第二回 登岸第一日

話說天將曙時、全眷俱醒、因均有登岸之希望、故不肯久行偃臥、早起禱告、向兒輩說、『現在余等得上帝恩助、設法以救生命、船上畜牲、須爲之代備數日飲食、余等已經救出之後、果有機緣、再行援救畜牲、』是時於昨日所辦備各物外、又增重要之物、不但增加火藥一桶、鎗炮子彈若干、并另取造子彈之模型、俾後來可以自造、更多取飲食物、及木工器具如斧如鋸如鐵夾如釘如鑽如刀、又多取風帆之布、以爲岸上搭棚之用、但備辦之物過多、不能於一次載去、必暫留於本船之上、將開筏時、忽聽雞鳴、余妻說道不如載雞同去、並載鵝與鴨以及鴿等登岸、雄雞二、雌雞十二、均置桶內、外用木蓋蓋之、以免走出、鵝與鴨任其自行浮水、鴿放之自飛、俾用自己之良知、設法以登岸、兒輩已坐在筏上、余妻手中攜一口袋、置於桶內、此時余不知爲何物、後乃知爲有用、全家安坐妥當、余將繩索割斷、推橈向岸邊而去、余妻坐第一桶、余第四子法蘭西坐第二桶、福俐嗣與余二人、坐板上推橈、爾桌士坐於筏之尾、推橈以當舵、約翰坐於第六桶、二犬雖未帶來、留在本船、而犬見余去、出聲哀吠、旋即躍入水中、泅水同行、此時海水平定、天氣晴朗、日光出現、故慢慢推橈、而又有海潮

以助之、故未延多時、卽已近岸、將抵岸前、則見該島景象不佳、惟有磐石纍纍而已、再帖近岸視之、而椰子樹樹形如生長於其間、爾臬士聞之歡欣、以椰子菓味可口、惜此時未將船主之大望遠鏡帶來、如有此鏡則看物明白、約翰聞聽此言、卽向自己衣袋中取出小鏡、將此鏡觀測岸邊之平穩處、以便登岸、恰值小灣一條、適見在船所放於水之鴨鵝、浮水偕來、先向灣中而去、余欲隨之、法蘭西問道『父親、用鏡觀察椰子樹、能否看見』余答道『然、福俐嗣之言非欺汝、余遠見樹形如椰子』法蘭西聞聽余言、卽拍手爲歡、余再推橈抵岸、見小河口有泉水下流、兩岸不陡、平坦可行、故便於停筏、筏抵岸、諸兒輩一躍登岸、法蘭西最少、必需其母助之出桶、犬亦抵岸、往來歡躍、鴨鵝均入小河、鴨鳴、此間岩上之企鵝亦鳴、上有野鳥火鶴、相應而鳴、法蘭西聽所未聽者、見所未見者、故快樂已極、竟將前時關心之椰樹菓暫且遺忘、全家登岸後、第一事卽祝謝上帝、旣施恩以救余家人、又求上帝再施恩、保佑余家人、余一一抱之以致親愛心、余妻流淚、係從快樂中流出、說道『上帝是慈悲之神、俾我家全體得救』余將筏上之物取下、其物雖不甚多、然余以爲不少、覓一合宜之處、卽時建立帳棚、先豎直木柱一根、又用橫木條、以一端繫於木柱、一端擱置於山巖之間、橫木

可以當屋梁、取所帶來之布、騎蓋於梁上、布之下面、藉小木椿以箝束之、免風搖動、長子福
 俐嗣於帳門之前、安置兩鈎、晝則捲挂、夜則垂下、余命兒輩尋乾草青苔、攜抱來帳棚前、
 對陽光晒之、平鋪棚中地面、俾晚間睡於上、軟柔無滯礙、余自尋石塊以歸、累之爲爐、又負
 乾薪以燃火、火發、家人喜悅、余妻以鐵罐盛水爲釜、余投肉汁餅於內熬之、法蘭西認爲牛



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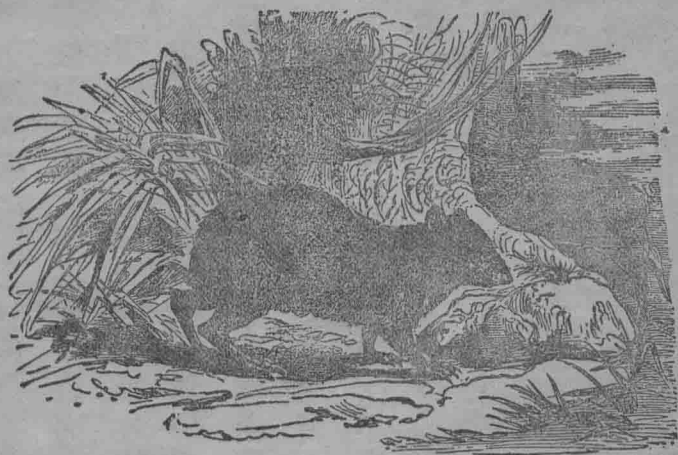
婦

五

皮膠問道：『父親用膠何故？』余妻笑道：『此爲湯，非膠。』法蘭西有不豫色，又問道：『牛皮膠熬湯何故？』余妻答道：『此非牛皮膠，卽船上常用之牛汁餅，因新鮮肉久則易腐，故宜備牛汁餅，今從船上帶來，以供自己之用。』福俐嗣攜帶鎗炮，向河邊行，爾臬士沿海出走，約翰遊於海水邊，尋蚌殼，余往海邊，撈取船上被水衝激之桶，其時忽聽約翰大聲驚號，余持斧狂奔查視，則見約翰立水中，膝蓋盡沒，見余至，卽呼：『速來，現遇一大龍蝦，』余命之取出，約翰答道：『不能，係龍蝦夾我。』余聞之，特下水助之，龍蝦見余至，舍之欲去，余以手拘之而返，約翰得龍蝦以呈母，將兩手拘之，蝦以爪傷其手，哭而舍之，余乃莞爾而笑，向之說：『欲拘龍蝦，必拘其背之中心點，否則爲其甲所傷。』約翰始效余法拘之，呼余及諸兄視之，爾臬士道：『不如攙於湯內，更爲有味。』其母不許合牛汁羹之，以另羹爲宜。爾臬士道：『我在水中亦見蚌，但未脫履及襪，故不能得。』約翰道：『我亦曾見之，惟不及龍蝦味美。』爾臬士道：『我所見爲蠔，最可口。』余向之說：『汝旣知爲美食，何不取來，汝恐溼汝足，但現在所處境地，不能如此講究，必大家相助。』爾臬士答道：『不止此種，余見海邊石縫有鹽末，料係海波衝激，陽光晒之而成此末。』余向之說：『汝能得此最好，應以袋盛鹽來，』

現在即取回以加入湯內。爾臬士出外返之速，帶鹽以入棚，但此鹽攪雜細沙難用，余欲棄之。余妻說道：『不急棄之，以水加鹽內，用布濾之，則鹽化爲水必潔淨，合於湯內。』此時湯已煑熟，福俐嗣未返，余欲飲湯，只見罐內有湯，而不知以何法取飲，或每人持罐而飲之，或不持罐，而以手捧飲之。此時實難決定，爾臬士說道：『何不以蚌殼分開，殼開取之以當匙。』余以此法甚妙，爾臬士即出外覓蚌，約翰較爾臬士勤謹，首先入水，將蚌之爬於石上者拉下，擲於爾臬士手中，既得蚌，二人攜之回棚，福俐嗣亦由他處返，雖帶來一物，而藏於背後，面容帶憂色，余問之，已得物否，福俐嗣答道：未得何物，此時諸弟輩，在其身之背面，窺見有物如豚鼠，問何處覓得，須要詳細審查，余贊稱其手技之妙，并責斥其言語之不實，福俐嗣答道：『非實在欺哄，不過一時玩耍。』且自認其過，即以獲得之法告之，又說『河之對岸，較本河岸土地爲優美，草木暢茂，海邊有船上衝出之箱及桶，我等定要檢出，不可失去，且宜上船將畜牲牽來，俾牛乳可以助我之飲料，况河之對岸草肥，牛來可以自行覓食，又有大樹，借此遮日光，避陰雨，均屬相宜，倘移帳棚以居於對岸，較此岸爲美。』余答道：『汝須忍耐，此事可按次序行之，不必急於從事，今日不及，倘有明日可行，但余問汝一事，汝

出外時探見前日同船人及其物之影響否。『福俐嗣道』『未曾得絲毫影響、卽他項動物亦未遇見、惟見一羣如我現在帶來之物、想係另是一種豚鼠、與普通豚鼠不同、其足如野兔、并不如兔之畏人、幾似家內養純熟者然、我就近詳查、見其在草中躍而戲之、食物之時、後足跌坐、如同松鼠。』爾臬士多明曉動物學、詳細查視、以爲此物名阿孤提、福俐嗣道、『非也、以我意見、決定爲豚鼠。』余斥福俐嗣道、『不必下一定判斷、余未見生活之阿孤提、但憑動物書解釋、此物係阿孤提、與豚鼠不同、首平、耳小、尾短、毛光滑而深厚、其象略如大兔、惟耳不然、牙齒與兔相似。』爾臬士道、『父親旣以此物爲阿孤提、則其性質已如是溫和、我等不如拘捕多數回棚畜養、如養兔然、足以嘗供我等之食、不必再獵野



阿 孤 提 圖

獸』余答道：『汝性素爲懶惰，不願勞苦，故有此想，然照此而行亦可，此物不難畜養，但有一難處，卽該獸之牙喜咬各物，較兔尤甚，無論何等硬物，皆能咬壞，余聞鐵籠之條，曾被咬斷，不知有何法行之。』余與福俐嗣爾臬士數人，辯論動物之狀態及性質，其時約翰在旁，以刀剖開蚌殼，然無論如何不能剖開，余對之說：『此法不能行，最妙用燃薪一塊，以蚌靠近，蚌熱，自然張開。』約翰如法試之，蚌殼果張，余又對之說：『此爲蠔，人謂其肉味美，食之可口，余先嘗試，然味亦不甚佳，默然在心，俟諸兒一一試食，惟各食一枚，皆云不可口，後棄其肉而用其殼以當匙，此時全家飽食，兩犬亦垂涎於旁，對於福俐嗣所帶回之阿孤提欲噬之，福俐嗣一見動怒，舉空槍以擊犬，因力過猛而槍折斷，犬走避，復以石擲之，福俐嗣氣質不平，最易動怒，如是者不止一次，余故責之，恐爲諸弟之模範，向之說道：『此不但壞槍爲可惜，卽打傷犬亦可惜。』福俐嗣自認其咎，余寬容之，命出尋犬，以示好於犬，福俐嗣兩手執餅與犬食之，犬隨之返，福俐嗣淚眼汪汪，對余說：『今見奇事，犬見我先以舌舔我手，我卽以餅予食，我不能再害此良犬。』余等飲食既飽，夕陽將下，雞鴨由外來，周圍於前，余妻自袋中取麥食之，先時余妻以布袋載於筏之木桶內，余不知爲何物，現在不能不贊其

預備之功、但以後麥不得爲雞食、留之以作種、而以餅屑與之食可耳、鵠臥於磐石縫內、雞立在棚梁架上、鴨安歇於河邊蘆葦中、家人預備安睡、先布置子彈及槍、以防不測、於是行晚禱告、入棚、此時由光亮而入黑暗甚速、余知本海島距赤道必不遠、余巡視一周、皆甚安靖、進內、將棚門垂下、晚間氣涼、全家之人同睡一處、較爲和煖、兒輩速睡酣、妻與余約定各守半夜、余前妻後、但余一眠難醒、以致通夜未曾守候、尙幸此夜蒙上帝保佑、無意外事、畢竟次早作何事情、且聽下回分解、

第三回 探險

話說、次早余與余妻被雄雞啼醒、於是二人細商本日所作之事、同心合意、皆以要緊事爲先辦、如查看船上人乘救生艇走者之下落、或有無在岸、此外更探視海島之情形、以備作如何事業、又或擇定一便利地方、以建設帳棚、所定出巡之人、卽余與福俐嗣、余妻及三子仍在棚之左右作工、余妻預備早餐、余呼諸子興起、余問約翰道、『汝所得來之龍蝦、置於何處、』約翰答道、『畏犬已避於磐石之縫、』余說道、『可煮熟以作行路之食物、』諸兒聞出外行路、均說、『同我去、』余答道、『此次不能攜帶汝等同去、因探險之事、若人多則

有妨礙、緩行、非所宜也、且恐遇險、難保全家生命、此次僅余偕同福俐嗣前去、更帶一牡犬、汝等同汝母在此、又有牝犬保護、』福俐嗣有羞愧色、問道、『自己之槍已折斷、能另持一桿否、』余允之、不提昨日動怒之事、又余與福俐嗣二人、各帶手槍二桿、斧一把、火藥子彈袋一個、外有食物若干、錫桶盛水一具、此時早餐熟、即龍蝦、但其肉過硬、食畢、餘贖尚多、於是攜之爲行路之糧、福俐嗣建議宜早行、以免陽光之熱力、余答道、『汝言近是、但有要事宜先辦、』福俐嗣問道、『係何種要事、是否與母親及弟等接吻、』爾臬士參加語道、『要事即謝謝上帝、』余云、爾臬士之言是也、此時約翰假作搖鈴之狀與聲、口中呼喊做禮拜、余責之道、『汝不得將尊重之禮、作爲遊戲之態、』約翰聞余言謝過、再不如此、余寬容之、知爲小子嬉戲之意、非有心也、禮拜之後對三人說道、『聽母親言、又須愛惜母親、』就此分別、明知此次出外、係危險事、心頗畏怯、且又憂慮、妻孥懸念此行之險、余亦恐懼妻孥在此之險、但余已與福俐嗣速行、不久即與妻及兒輩隔絕、余與福俐嗣因要渡河、必覓一狹小之河身、故沿河邊視之、既渡河後、觀彼岸地面情狀、與此岸不同、草高不能暢行、至一百步之譜、忽聽草內有聲、又見草動、福俐嗣預備以槍禦之、乃草間出來者、即爲忘却帶

來之牡犬、余贊之而拍其首、又贊福俐嗣之膽、臨危不避、且不安投槍彈、驚惶失措、於是更走至海邊、隨處查看同船人之影響、然無論如何、終屬杳然、福俐嗣建議、不如燃炮兩聲、或有人出、得以見面、余答道、『此法頗好、惟恐海島內有土人攻我、豈不更險乎、』福俐嗣道、『同船人只知救己、忘却我家、我又何必多費心力以尋若輩、』余答道、『是有數故、一、耶穌教旨、不能以惡報惡、一、果真相遇、豈不可彼此聯絡、以期輔助乎、』福俐嗣道、『我等費如許光陰尋覓、不如上船將牲畜救出、』余說道、『救牲畜爲要、救人更爲美、牲畜在船上、有數日食物、現在海平無浪、故我等不必急於爲牲畜謀耳、』旋卽離開海岸、往內地行走、甫及十餘里、一路防禦、又進樹林、此時因行兩小時之路、精力疲倦、陽光照耀、故暫坐於溪溝邊憩息、舉目四望、見各色飛鳥、悅人心目、鳴聲不已、尤多向所未見者、福俐嗣心中默想、樹杈之上、有一猿在焉、犬亦見有一物、故出聲狂吠、故余亦認定樹上必有猿在、福俐嗣前走數武、足踢圓硬之物、外有毛、撿起以憑余審視、福俐嗣以爲大鳥巢、余笑答道、『此非鳥巢、乃椰樹菓耳、福俐嗣強辯道、『有許多鳥巢、其圓形與此同、』余答道、『不得以汝言爲非、但汝讀書知否、椰樹菓外包一團、如櫻色之粗髮、內尙有一層堅硬之皮、此係椰樹所墜